

湖北作家文丛

周昉 / 主编

叶林 著

福娃

台海出版社

福

娃

叶林
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娃/叶林著.——北京:台海出版社,2006.12

(湖北作家文丛/周 昉主编)

ISBN 7-80141-529-9

I. 福… II. 叶… III. 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7839 号

书 名/福娃

责任编辑/谢香

装帧设计/索美

出 版/台海出版社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/889×1194 1/32 印张/8.3125

字 数/180 千字

版 次/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41-529-9

台海出版社(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凡我社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调换

湖北作家文丛|—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
| 《柳风亭集》 | 俞启崇 著 |
| 《凤凰魂》 | 顾永文 著 |
| 《一识得金》 | 周 昉 著 |
| 《江城名流》 | 李叔德 编著 |
| 《福娃》 | 叶 林 著 |

目 录

鞋王传奇	(1)
个私协会长	(40)
桃花山泉主人记	(86)
共和国 de“第一代”个体户	(107)
服装王	(134)
连环套	(207)
故事之一 孙耀庭跛足三十里,一天一来回。	(224)
故事之二 “我的师傅梁俊”	(225)
故事之三 小聚会,大接力。	(226)
福 娃	(233)
补 记	(259)

鞋王传奇

引子

在没有见到刘道清之前,我们必须先认识三个英语单词。

1. billion 2. dollar 3. babies

《英汉词典》、《汉英词典》上分别解释一为“十亿”和“万亿”;二为“美元”,意指财富的象征;三为“可爱的贝比”,宝贝当然是财富或拥有财富。湖北(洪湖)鞋王刘道清把三个英文词的第一个字母摘下,让其变成相对独立的 BDB 三个高声音符。然后,用中文译介为,比迪比。大意是“拥有无尽的财富。”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湖北比迪比鞋业有限公司即由此产生。董事长、总经理刘道清是怎样成为公司的头、成为业内代代相传的“鞋王”,的确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第一章 揭 榜

谁都没有想到,青云路畅,好风惠我时,刘道清放弃好端端一镇之长,挂冠归去,盥耳山栖。去中原逐鹿,励志刮摩。

第一节 假戏真演了

那是几年前在荆州地委党校学习半年结束后，十几个同学晚上结伴在古城钟鼓楼喝夜酒。刘道清仰起脖子将一大盅啤酒倒进了口里，见同学汪平把酒端到半空中就是不送进嘴里，而且是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邻居一排五张桌，放着人头马、XO、雷司令等洋酒 20 余瓶，那阵势和这群当乡官的“酒徒”们太不协调了。

来，汪平，喝！别羡慕别人了，假如你哥我能当个体老板，我给各位同学每人发一件人头马，醉死你一个个！

你能当个体老板？

不信？

当然不信，你这家伙能当个体老板，那就没有乡镇这一行政区划了。

嗨，汪平，你还别瞧不起人，我从万全镇开始主抓乡镇工业到现在都 10 年了，要真当个个体老板，也许比他们干得更好！说完刘道清又陪着汪平把一大盅啤酒倒进了肚里，桂酒椒浆，湖鱼家豚，十几个党校同学即将分别，奔赴各自战线，大伙儿尽情地挥洒，把情感倾注在那晶莹剔透的液体里。当几十个空瓶睡在地上后，道清意犹未尽地说：汪平，有机会我还真想干干个体私营企业呢？

你别说话不算，赶明日我买都给你买个企业，让你当老板。

哈哈，这真笑死人了。你穷得连手机都买不起，还给我买个企业？

嘿！你还别小瞧我，庄周梦蝶，贵无常尊，连你李逵都说“皇帝轮流做，明天到我家”，就不兴我能中奖 500 万。中奖了，我就让你过把瘾，把那人头马给我喝的试试，看我能不能一口气吹他个十瓶八瓶的——汪平手势动作太大，人差点摇晃倒了。刘道清一把扶住。

瞧,你这点见识,为喝喝洋酒,还要为我买企业……

这一夜十几个人睡在一间寝室,东倒西歪在地上、床上、床下、阳台、洗手间,直到第二天有人叫醒他们……

荆州党校别离多年,道清偶尔到县城开会办事,也少不了到汪平同学那里敲一顿酒喝,打打秋风。当年一个人夸口要买企业,一个人说干个体一定比别人干得好的“酒话”早已烟消云散,成为明日黄花。

刘道清在洪湖市府场镇干镇长一职有年,府场是湖北乡镇企业的一面红旗,特别是化工填料、电缆、印刷,名列全省乡镇企业之首。企业改制后,这里的个体私营企业更是如雨后春笋,遍地开花。1995年6月28日,刘镇长刚刚把一批从湖南岳阳来参观学习的人带进陈伏林的填料厂,手机响了。喂,我是刘道清。

我知道你是刘道清罗!我给你报了名。

报了什么名?

你没有看人民日报、湖北日报、荆州日报、洪湖报,还有多家电视台的广告?

什么广告?

洪湖鞋厂面向全国招聘厂长你不知道?

嗨!忙得不亦乐乎,哪顾得上看什么广告。

名,我代替你报了,你可要找一张报纸好好看看,《洪湖报》连续几天都有大板块的招聘信息及广告。早做准备,要进行口试、笔试的。

傍晚,刘道清来到老同学家。老规矩,两人各一个“手榴弹”,甩了。同学炮制的十味大补酒一人又倒了一盅。老同学是管轻工业的,对洪湖鞋厂是了如指掌,于是将洪湖鞋厂做了一个全面的描述。

鞋厂是1994年建成,在洪湖通江大道1号挂牌营运,第一任厂长张任重,是个干过几十年企业的老把式,由于治厂方略还是沿用苏联传给中国的“铁笼式”方法,被一伙新型企业工人给

哄下台，可怜任重厂长在鞋厂就任仅三百零七天就离职了。

万般无奈，厂是国营性质，县政府、轻工业局不仅不敢不管，而且要把企业拿在手里抓。不然，亚行贷款仅设备就花了90万美金（折合人民币720万元），如果不管，贷款由谁还？正因如此，局里不得不派出最得力的管理企业“高手”，由副局长刀远去担任厂长，轻工业局副局长的“红帽子”不免。

刀远可不是一般的女性，曾获得过巾帼建功的多个奖项，获得过改革科研多个课题奖，得过市政府“金点子”重奖。这位不到40岁的女性可以说是一身的光环。她进厂后，在厂里只坐了5次办公室，总共不到12个小时。多数时间是在外省外地跑市场。她有幸和广州老板曲建合作，消息传到洪湖，人们又着实夸刀厂长有本事、有实力。曲建可是闻名全国的鞋类企业家。甭说小厂与他合作，连一般的企业家想见他一面，看一眼也难。刀远却拿到曲建公司的生产合同，总金额是400多万元，一期合同投入铺底金80万元。刀远在外，一个管党群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管生产，按照合同工期，“老布尔什维克”完成了做鞋合同，并于X月X日顺利地将5辆东风卡车货运抵广州。

曲建老总接了刀总的电话。老头子咳嗽了数声后说：暂不要卸货，我亲自带技术员来检验。在广州广交会东门外广场上，5辆卡车帆布包被打开，从不同地方共抽出10双鞋，其中9双鞋是废品，不光是合格，而是做鞋的最起码工艺流程都没有做到。

“这批货没有按合同质量完成技术指标，全部退回，同时撤回与洪湖鞋厂的全部合同。”曲建老总给洪湖鞋厂的结论不啻判了死刑，洪湖鞋厂直接损失近百万元。

现场，刀总的脸色一下变得苍白如纸，仰面朝天倒在地上，嘴中喷出一口鲜血。曲总和有关人员立马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巾帼人物送进了医院。从此后，刀总住在医院就没有回过鞋厂，鞋厂因此瘫痪了半年。建厂两年多，换了两任厂长，谁敢揭

榜当厂长？县府、轻工业局只有向全国招贤选能，招聘工作现在进行两个月，应聘者如过江之鲫，桴鼓相应。

刘道清听后将送到嘴边的酒退放在桌上，起身走向阳台，仰头遥望着银河繁星。

老同学赶过来问：怎么了？想打退堂鼓？

不会，只是觉得这还真是一块“腊肉骨头，不好啃啦”！

第二节 赶 考

四十而不惑，正是年富力强时。刘道清有点遗憾的是这辈子不仅没有参加“殿试”、“府试”的经历，就是“乡试”也没有参加过。如今女儿都参加高考了，回过头来自己要参加县里的考试。

那是1995年8月6日，县委、县人大、县政府、县政协、银行、税务、财政、社会名流，还有原洪湖鞋厂的工人代表，都到了；主席台，也是考官席上坐了三排，二三十号人。

据说考生有23人，经半个月——口试，全部落马。刘道清是最后一人，也是人们不太抱希望的。尤其是洪湖鞋厂的那批工人代表，他们认为，一个行政干部出任一个病入膏肓的企业领导人，等于牯乳得归，乘车入鼠穴。那不是要“鸭子抓鱼么？”

主持人一番话后，刘道清开始陈述办厂方略。

我现在是府场镇的镇长，府场这面全省乡镇个体私营企业的旗帜，就是由我作为扛旗人在指挥和领导。此前十年，我也一直同工业企业打交道，对管好小型企业有一定的能力和经验。在府场镇工业上采用的是供应链的管理模式。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，府场镇工业企业也应用龙岩卷烟厂的供应链设计，惠普公司喷墨打印机的供应链管理。从企业供应协调到典型物流管理信息系统技术；从沃尔玛公司谈到加拿大铁矿公司；再从摩托罗拉的第三方物流谈到得斯公司监控全球资源运输。环环相扣，

人情入理；例证在外，切脉鞋厂；引商据企，吐珠纳翠，迎来了考官们一次又一次的掌声。

在许多考官的提问后，洪湖鞋厂的工人代表问道：你从乡镇跳到县城，是想经过我厂做跳板进城，一旦达到目的后，就可以换单位了？你打算在我们厂工作多长时间？

刘道清身高一米七八，方堂脸上透着几分刚毅，几分耿直，他摸了一把脸上如雨的大汗，站起身来，用极平和的口吻道：接下洪湖鞋厂的担子，可以说是负岳戴山，重启山林。在没有实践前，我不敢夸海口，能让全厂人含哺而熙，鼓腹而游。然而我发誓，一定与广大鞋厂干部职工踏冰履炭，卧薪尝胆，坚持到鞋厂走向新生，走向光辉、富裕、美好的未来！

实事求是的评价刘道清这个人，在部队当过指导员，到地方后当镇长，可他青少年时读的书并不多。可是老刘有个特点，他读书，他记事，过目不忘，许多警句、名言，包括一些常用的数据，他都能信手拈来，出口成章，口谐辞给的评价也是因此而获得。

采访中，老刘告诉笔者，不是有什么特殊本事，而是“笨鸟先飞”，许多业余时间用于了读书和学习一些技术。出差办事和谈生意，我都是孟穿皮囊，未雨绸缪。谈判中的国家政策、沿海经验，外国发达典型例证，都是我先学习，先掌握的。不少理论还做成了卡片，特别是鞋业的技术参数，有时嘴里先说了，也得核实一下，免得以讹传讹，误导了别人。有人甚至评价我此次赶考，运斤成风，成竹在胸。实际上真是谬采虚声，太平洋上吹喇叭一名声在外。

现场的考试结束了。打了一百分？还是六十分？反正是以全体考官满意过关的。

第二天，市长亲点刘道清到市长办公室“谈谈”，实际上是考试还在继续。

道清啊，你年纪不大，也不小了。有40了吧？这回由你出面挑洪湖鞋厂的担子，我一百个赞成，一百个放心。不过，道清，

你给我交实底，你有把握吗？

您到底是市长，水平高，考题也特别。我想先用算命瞎子的话回答您，然后用两位著名哲人引用“老子”的话再回答您。

瞎子的话：说完全没有把握把鞋厂这条沉船庖出水面，我是不会揭榜的。说有绝对把握创造鞋厂的奇迹，那也言过其实。

毛泽东在《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》、贾谊在《鹏鸟赋》中均引用《老子》第五十八章，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”任何事物都在变化，鞋厂作为一家企业也在千变万化中。何况中国，今日之中国是改革开放、大展鸿图的中国。“姓资姓社”讨论了快20年没有结束，一部分坚持“猫论”的企业家和改革家得到空前的实惠和空前的成功！将来的鞋厂能发展、壮大、辉煌，企业的改革是必然的。改到什么程度，富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不可能有前算500年，后算500年的本领，只有靠实践去验证了。不过，鞋厂现在是病入膏肓的，是一个“死人”或“休克人”了，不打“强心针”，“输血”，“输氧”恐怕很难起死回生。

好你个刘道清，人还没有到位，手都伸出来了。

哈哈哈哈……

哈哈哈哈……

第三节 九月二十日

洪湖市通江大道。通江大道1号，向南至长江大堤有三公里，向北延伸五公里至大口，分析1994年落成并投入使用的鞋厂，门牌号为“1号”，可见在这10公里的大道上是没有单位，也没有民宅住户的。

对鞋厂并不了解的刘道清，在刘时耕、汪平等县领导和轻工业局领导带领下，来到洪湖鞋厂（当时门口挂的一个斑斑驳驳的牌子：洪湖市制鞋总厂），厂外茅草野蒿，苔绿水蚀，飞虫闪扑，几头牛就在厂门外自由的游憩和吃草。门卫显然认识县里、局里

的大官,只是对最后一名踏进厂门的人很陌生。

厂内东边是稻田,西边是成片的狗尾巴草,一条小路从门外到厂房。从办公区到生产车间,从生产车间到生活区,堆了许多垃圾,已发出难闻臭气。破铜烂铁旧锅炉,工业废品,遍地皆是。昂头看那厂房,十窗九破,满目疮痍,没有一个看点,也没有一个部位能标志鞋厂的特征。

“人去楼空鼠虫舞,日在天边鬼唱歌”。几个月没有事做,工人不上班,占地百亩的大工厂自然萧疏、颓败,阴森恐怖。进了厂,两三个干部模样的人迎着县里、局里的官员,只有那个老门卫瞪着一双骨碌碌的眼睛,似乎要看这位新人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?

县里、局里的官员带刘道清看了一周,评价工厂完全没有特色,也不切实际。在看了数个车间后,来到南面一个很大的车间,可车间门锁着。好不容易弄来钥匙,却是打不开锁,那铜锤大锁已锈得不成样子了。轻工局下派的一位厂党支部书记大有蝮蛇螫手,壮士解腕气魄,拿来一柄大锤,三锤便砸开了那铜锤大锁。

门开处,内面一溜崭新的设备,这是1993年县政府申请的亚行贷款买的新型鞋生产线。全部设备用款98万美元,由于设备上写的是“洋文”,本厂的工程师不认识。后来在武汉找了几个师傅来,也只能知道是“洋文”,不能准确使用。两条生产线的高档鞋机器设备,就这样如同废钢铁一般,躺在这儿足足睡了两年又四个月。古人说:流水不腐,户枢不蠹,老在不透风不透气且潮湿的房子内锁着,金子都要变霉,岂有钢铁不锈。当大家进得车间,抚摸机器设备时,一摸就是一把锈蚀垢……螺丝不能动,轮轴不能转,等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应该是不多见的,全国也是少有的。当然在洪湖这个不太富裕的县里,上千万元的资产设备不用,闲置睡大觉,自然是一大“特色”,一大“看点”。

在财务科，管财的一位负责人哭丧着脸：“我们都五个半月没有发工资了。”

丰收三年，也有不收之家。五个月不发工资，对有钱人家可以顶过去，对一个困难乃至特困人家，那可怎么过呀？！

鞋厂举债一百多万元。仅欠工厂附近餐馆的进餐费就高达38万元之多。

出了财务科，官员们一个个拱手告辞而去。刘道清又在厂里转了三转。1995年的“秋老虎”特别凶，加上厂区茅林草深，直转到太阳西斜，大汗淋漓，精疲力竭才走出厂区，来到厂门口。

鞋厂门口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群人，黑压压的站在那儿，像一群嗷嗷待哺的燕子。老刘见了，心着实一沉，乌鸟之情，得尽欢于展养。鸟都能这样，况乎人？刘道清只好回敬大家以注目礼和微笑，实在是找不到肚里有哪一句话能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，能恰到好处地与陌生的员工们交流。工人们用企盼的目光看着陌生的老总，老刘刚准备挥挥手，与大家说声“明天见”时，可身后传来一个老者的声音：“艾大爷，你老就问问吧！厂长都要走了。”

刘道清的脚步，自然停了下来。

随着刚停下的脚步，一个60来岁的大爹“呼啦”一下跪在刘道清的面前：“厂长，几时开工呀？”

“快起来，快起来。”几个工人师傅过来把艾大爷扶了起来，刘道清对大家说：会很快复工的！这声音很平和，而且低到只有附近的人听得见，可这句“复工”的承诺如同一声惊雷。

真的，厂长？艾大爷正要代表职工工作揖下跪时，被人们抱住。艾大爷一家五口，他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支柱。自从艾大爷没有工资后，全家以在集贸市场捡菜帮子，加上在砖瓦厂打点临工，苦苦度日。不料，前些时艾大爷的儿子又病了，临时工不能做，家里就断了炊。因此，艾大爷急呀！站在这儿的困难工人日子都难过。大家在叹息：要是这位厂长早来几天，成花荣哪能

到大湖里去扯藕梢子(藕钻),死在大湖哦!细细的听来,成花荣的死是为生活所迫:老公没有班上,堂上二位老人,两个孩子,没有一丁点收入,全家人已有一天没有吃食。大人忍住,可是孩子们忍不住,向左邻右舍讨吃。好心人留吃留住,也有人指桑骂槐:“懒!就是在湖里打鱼摸虾也能养活两个娃。懒!饿死活该。”成花荣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,不仅没有指责别人,认为给自己指了一条生活的门路。当天就下湖,也许是贪多,累死在湖里;也许是几天没吃没喝,下湖就倒在水里爬不起来。总之人们见到成氏时,她抓着一根“藕钻”往自己嘴里递,张开的口里却是一口嚼碎的草……

老刘算不得走马上任,但是听了小成被“淹死”后特别揪心、难受。他走了很远很远,耳边仍然响彻着工人們的询问:厂长几时开工?厂长几时开工呀?

夜,沉沉,满天的星斗像一双双眨着眼睛的考官,迷蒙多据,是是而非。爱人刘中英端来一碗银耳汤,轻轻放在他面前,又把那即将烧完的薰香换了一炷。“你这人,我真不好怎么说你,你这是盲人骑瞎马,夜半临深池。”

没有那样危险。你睡觉去吧。刘中英很少管刘道清的公事,虽然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把当官的“金饭碗”砸了,也只是叹息而去。

爱人刚去,耳旁又响起县委书记雷中喜的声音:老刘呀,你是个老共产党员,在乡镇工业也干了10多年,有成就!然而,现在是你自个儿负责一个企业,盈利是一方面,人家张着口要吃饭,要填饱肚子。有把握吗?

有!但不是绝对把握。

好,那我支持你上任,你的关系调到县经委,你的职务是经委副主任,工资在那里拿。听说你女儿工作没有找好,组织上出面已把你女儿刘飞霞的工作安排好了。

谢谢!组织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我,我更应该把鞋厂办好,即

使赴汤蹈火也要干。

去吧！我支持你。雷中喜。

去吧！我支持你。韩从银。

去吧！我支持你。杨源汉、刘时耕。

……县委、县人大、县政府县政协，熟悉老刘的人几乎倾巢出动对他说：“鞋厂要翻身，非你莫属呀！”

说实在的，鞋厂是国营企业，那时候，干部们还是把“国营”看成是自己的（有一份子），每个人都有责任，要是把这条沉船辟起来了，县里的财政不是多了一笔收入吗；最小处，孩子们也有一个就业的地方。当然也少不了有人看“把戏”的：刘道清是个茗，看他有三头六臂，七十二变也难为无米之炊……

第二天，真是倾盆大雨，平地起水。那雷就在地上滚动，那闪电扯得人惊心动魄。没有日光，整个天地是个混沌的雨气做成的球。刘道清猛地冲进雨里，上了司机印家庆开的那辆深蓝色的小车。

刘镇长，今天大雨滂沱，您还是去鞋厂？

去！我一定要去的。

世间万物，其妙无穷。这雨一直不眨眼的下，可车进通江大道，雨就没了。雨过天晴，一片蔚蓝的天空。离厂几十米处，刘道清要小印停了车，自个儿走进了工厂。

是带着一缕阳光走进工厂的。

对这一自然现象，时至今日，10多年过去了，还有人认定这是天意，天意不可违。刘道清必然大发！必然会创下令世人瞩目的业绩。

第二章 “台资”下湖

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，如果能弄到外资老板合作，那可是

祖坟上冒青烟的特大好事！可是刘道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弄来台资进了洪湖鞋厂，却遭遇到国家早已不讨论的“姓资姓社”问题。那真是一场地震，一次台风，搅得天地寒彻。

第四节 找“活路”

听说厂里来了新厂长，大家不管有事没事都要到厂里候着，恐怕有点儿事做，被别人干了，自个儿还不知道呢！更重要的是前几任厂长都是把所欠职工工资开了后，再行开工的。要是发工资不在，那就亏得大了。于是当日虽狂风暴雨，职工们没有一个拉下，都来了。

坐办公室的干部来得特别齐整，供销科是全厂的命脉科室，全科有17个人，一个临时用工。刘道清问科长：有没有小小的业务合同，能让职工们换点油盐钱过日子？

……对方哑然。

三个房子，17把椅子，一张椅子上一个屁股一张嘴，一瓶开水一个杯。据说这17瓶开水是这个科里的一个临时工，从五点钟开始一瓶瓶地提来的。

厂党委书记——这位太爷是上面派来的。工资自然不在厂里，刘道清进门问：书记，您有没有什么建议，或者什么渠道，让我们打眼、挖窟窿都有点活干？

我是管党、政、纪、群团的，对生产我不懂，也从不插手，要是那本事，我至少要报个竞争厂长的名。这不，我可是没有碍着你们当厂长的事。

木之折也必通蠹；墙之坏也必通隙。管什么都要以管老百姓的肚子饱为最基本的目标。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，明明是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。

400人的厂，设有21个行政科室，县委、县政府，各局办委能对口的科室，厂里一应俱全，包括研究室也有“哈哼”二将。